

# 村南的那片地瓜窖

□满常学

村南的山坡上,有一排一排的地瓜窖,这些地瓜窖是村里人存储晚地瓜的,存储的这些地瓜,从初冬时节一直吃到春天的四月份,地瓜窖是那个年代村里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我们这里的地瓜窖和其他地方的地瓜窖不一样,有的地方的地瓜窖就是在院子里挖一个长方形的坑,将地瓜放进去,然后用一些木棍之类的东西棚起来,上面放一些土,再留一个门,就是地瓜窖了。而我们这里的地瓜窖是有特点的,都是在山坡上挖一个井一样筒子,深度大约在五米左右,然后向不同的方向挖一些猫儿洞。在猫儿洞存储地瓜,挖地瓜窖不是容易的事情,山坡的土质非常的结实,用铁锹是挖不动的,必须用铁锹慢慢地挖,上面一个人用粪箕子向上提土,一个地瓜窖井筒,两个人也得一天半的时间,再加上猫儿洞,需要三天的时间。如果猫儿洞再大一些,需要的时间会更长。不过,猫儿洞是根据一家多少人来挖的,人多的,

猫儿洞里面宽敞一些。一个地瓜窖井筒里,最多是三户人家,全村的地瓜窖没有一个井筒四户猫儿洞,绝大多数都是两家人一个井筒,意思就是地瓜下窖时间比较集中,只能一家一家地将地瓜下到地瓜窖里。有一年地瓜丰收,一个人分一千多斤的地瓜,一粪箕子装20多斤,一千斤地瓜需要多少次来回吧,下地瓜的时候,还不能将地瓜碰烂了,碰烂了在地瓜窖里就非常容易腐烂,所以在下地瓜的时候,都是小心翼翼的。两家人也能相互帮忙,将两家人的地瓜下到窖里,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

存储地瓜是非常有讲究的,第一年新挖的地瓜窖存储的地瓜不容易坏,而且存储的时间也比较长,大人们都说是新地瓜窖没有什么细菌,所以存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。第二年的时候,如果继续在这个地瓜窖里存储地瓜,就必须将地瓜窖全部刷一层土,窖里必须见新土,将刚下来的土全部提到地瓜窖上面,这样,就可

以继续存储地瓜了,所以,地瓜窖一年比一年大。如果你存储地瓜,就必须每年将地瓜窖里面全部刷一层土。这个活是让人比较头疼的,地瓜窖在四月份以后就不使用了,热天的时候,一些蛇常常掉在地瓜窖里,刷地瓜窖时,常常遇到蛇,胆子小的都被吓晕倒在地瓜窖里。村里的“王魔道”是胆量最大的人,他不害怕蛇,看到蛇就去捉,他一手抓住蛇尾巴,一手顺着蛇身体向下一扯,蛇就不动了。有时候他将蛇烧着吃,说非常香,可是村里没有人敢吃蛇。由于他不怕蛇,所以每年刚地瓜窖时,村里人都请他去地瓜窖里看看有没有蛇。如果有,他都是将蛇盘在胳膊上,上来后,让孩子们看。

每年初冬的时候,是收获晚地瓜的时候,村南的那片地瓜窖旁是最热闹的时候,村里的老老少少,都纷纷来到地瓜窖旁,男人们用地排车将晚地瓜拉到地瓜窖旁,老人们将地瓜两头的根掰得干干净净,同时还必须将刨



烂的都捡出来,防止烂在地瓜窖里。窖地瓜都是在傍晚的时候,那时候没有电灯,都提着马提灯,照亮车上的地瓜,也防止人掉进地瓜窖,像是萤火虫在夜空中飘游,喊声、叫骂声在村南的夜空回响。

将地瓜存储到窖里,冬天就来了,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,早晨的时候,男人们背着粪箕子到村南的地瓜窖去拿地瓜,孩子们也想到地瓜窖里温暖一下,可是孩子们下不去地瓜窖,因为井筒宽,孩子们的腿没有那么长,只好用绳子将孩子的腰系好,放到下面,让孩子们装满粪箕子,先将地瓜拉上来,然后再将孩子拉上来。每天的早晨,那片地瓜窖前,三三

两两的男人和孩子们,说几句话,就匆匆忙忙地回家,给老婆做饭去了。

村南的那片地瓜窖,都是敞开口,没有任何人看护,一直保持了多少年,没有具体的数字,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偷盗的事件,一个井筒里的两户人家,有时候我给你拿地瓜,有时候你给我拿地瓜,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纠纷。

生活好起来了,地瓜慢慢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,随着经济的发展,也没有人再种植晚地瓜了,地瓜窖就荒废在村南那片山坡地上。

远去了,当初的地瓜窖,它一直在我的记忆里。

## 蝴蝶的挣扎

□李固国



我打着伞,在小雨中散步。

刚才那一阵雨,也够大的,落叶满地,一片狼藉;无数细流,纷纷向低洼处流去。一只蝴蝶,几乎和枯叶一样的颜色,不小心落到了水里。

它在雨中,浑身湿漉漉的,从远处飞来,一定体力透支了,所以掉在了水里。水还流着,不急吧,足可以把它小小的身躯吞噬,真的让人担心。

也许为了在水中保持平衡,蝴蝶枯叶般的翅膀支起来,合拢在一起,上面似乎有淡淡的花纹。它的身子,也是这样的颜色,和大大的翅膀比起来,小得可怜。

就那么,静止了两分钟,它还是浮在水面上,一动不动。初冬,下着雨,天冷。我想,蝴蝶可能是生命走完了历程,选择了这么一个归宿。

想也没想到,蝴蝶忽然动起来,抖动翅膀,剧烈抖动,猛地飞起来,离开水面。这一刻,我惊得目瞪口呆,原来它在积聚力量,蓄势待发,继而华丽转身,脱离了危险。

可是,这糟糕的天气,还是压缩了它的生存空间。它实在飞不远,就落在了两米远的地方,一片落叶中。庆幸的是,这里没有积水,它的身体又和落叶一样的颜色,不仔细看,真的发现不了有一只蝴蝶。

雨还在下着,求生的欲望,支撑着它。蝴蝶既没有爬动,也没有支起翅膀,而是伏在地上,不知是保存体力,还是有别的想法。我想应该去帮它一把——这小生命太可爱,也太可怜了。

我俯下身子,轻轻捏起蝴蝶。它太轻了,轻到可以忽略不计。楼梯口的台阶,上面被玻璃板罩着,雨淋不到这儿,墙壁还能挡风,把蝴蝶放在上面,既安全,还能暖和一点。

蝴蝶伏在上面,和台阶的颜色完全不同,也就显得分外显眼了。几只麻雀,在窗台上蹦跳着,叽叽喳喳地叫着,像是在讨论怎样寻找猎物,最舒适的地方,反而更不安全。

这个时候,我心里犹豫不决,把蝴蝶弃置在这里,可能成为麻雀的美食;把它送回原处,又可能一命呜呼。在纠结中,自己不敢离开,可也不是办法。

内因,才是生存之道。小蝴蝶意识到危险,忽而直起身子,翅膀上下摆动,比刚才在水中还要有力度。它飞起来,飞高了,飞向不远处的花园里,还有意无意地绕着弯,终于落到了一棵石楠球里面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望着蝴蝶消失的地方,感慨颇多——人活着,难免遇到劫难,只要咬着牙翻过这道坎,定会迎来生命的转机!

## 初冬寄兴四首

□崔同凡

霜枫

十月丹枫妩媚姿,  
恰似美人酣醉时。  
西风翩翩裁秋锦,  
漫卷绯红一地诗。

村居

一声犬吠一声鸡,  
一枚弯月枕菊栖。  
温柔一觉故园梦,  
从此不向武陵迷。

庭柿

霜寒卸妆叶先空,  
却留高枝数点红。  
野鸟相呼树梢上,  
喳喳争秋闹西风。

独钓小春

只道戾风扫秋远,  
且喜雨霁天更蓝。  
鹤发独钓芦花洲,  
雪意晴光上渔竿。

## 追 忆

□袁 磊

有时

不免会想起过去  
嚼嚼曾经做过的趣事  
说着说着就吐露出懊悔  
就流露出心酸  
就显露出遗憾

温和慈祥谆谆之教的老人

已埋入坟茔  
新土变旧土  
一季季长满庄稼和杂草

肝胆相照的伙伴

走散了  
在各自的生活中  
变得  
沉默寡言

我还是那个我

没有变成当初  
想要变成的样子  
没有完成轰轰烈烈的誓言

我回到了出发点

发现了平凡接受了平凡

## 我目送一片树叶

□王武海

那个午后

风从立冬的门口溜出  
扬起冷飕飕的触觉  
窜进大街小巷、沟河渠塘  
霎时,秋天作古了

顺势飘摇身世

芦苇花在溫柔地拂

凭依栏杆

我裹紧了衣领  
环堤河两岸的芦苇

一片入水的银杏叶

参照我向东漂去  
载着隐约可见的黄  
我目送它远去  
至于在哪儿停留或腐朽  
岁月应该知道